

绿地文学丛书



粉菩萨

吟
冷
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绿地文学丛书



粉菩萨

吟
冷
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粉菩萨 / 吟泠著. — 银川 : 阳光出版社,
2013.8

(绿地文学丛书 / 高耀山主编)

ISBN 978-7-5525-1007-2

I. ①粉… II. ①吟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03258号

绿地文学丛书

粉菩萨

高耀山 主编

吟 泠 著

责任编辑 冯中鹏

封面设计 邱雁华

责任印制 郭迅生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yangguang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银川市开创广告印刷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15449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11.25

字 数 250千

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25-1007-2/I·356

定 价 298.00元 (全十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后 院	1
后 来	18
后花园	41
大地红	53
夜 市	79
漩 涡	96
粉菩萨	107
女儿骨	128
与影子同行	153
半途而废	167
鲶 鱼	181
水 母	193
银川白	218
三丁湖	230
春 风	240
花 灯	263
女人街号外	279
舌 头	293
梅街轶事	311

后 院

1

登奎一进办公室，就看见小丫办公桌上的那束玫瑰花。花朵上还骨碌碌晃着晶莹的水珠，就跟女人的泪蛋子一样，一晃，又一晃，掉进紫红色的花丛里不见了。

一看见那个风风骚骚的花篮，登奎心就烦，气也不打一处来。刘会计赶紧站起身解释说，是刚才快递公司送来的，不知道是哪一个送来的。刘会计说着将玫瑰花篮端起来，看着老板登奎。登奎一挥手，说，扔到垃圾箱去！刘会计点点头赶紧照办。经刘会计之手扔掉的花篮，已经是第七个了。

老板登奎就像点着了火药捻子，脾气一天天见涨，刘会计避都避不及。

小丫呢？眼前的花朵朵不见了，登奎口气软和了许多。来了一个电话，又接电话，刘会计就等着他接完电话，说：跟大丫、二丫洗澡去了。

登奎的心就慢慢软和下来了。

这还差不多！

昨天早晨在阿左旗，他就告诉大丫和小丫，今晚上一定到家。她们洗澡去了，时间还早，他也得洗洗。阿左旗的春风，



能把沙子吹进人的骨头里。从厢根达来到闫地拉图，再穿越贺兰山，登奎的身子骨都要散架了。

2

大丫是登奎明媒正娶来的婆姨，眼看奔四十的人了，一副直溜溜的身板，还是跟结婚时一样，留着长到后腰眼的头发，拿一根缀满了珠花的紫色发带绕几绕，扎成一根黑幽幽的马尾巴。有多少张嘴都劝她，今年流行这个卷，明年流行那个卷，赶紧烫个离子烫，漂个栗子色，大丫就是不动心，嫌药水伤头发，嫌黄毛子难看。风潮变过来变过去，旁人才渐渐觉出，大丫腰后边那条从来没有被烫过的、黑幽幽的马尾巴，左摆一下，右摆一下，简单里面透着妖气，那才叫个经典发式。

二丫跟小丫是大丫的妹妹。姊妹三个除了年龄不一样，别的几乎都一样。一样的脸蛋，一样的肥瘦。特别是头发，都是长及后腰眼的，拿缀满了珠花的发带绕几绕，束成三根又黑又长的马尾巴。就是发带的颜色不一样。大丫究竟不是十八岁的姑娘家，只能扎个葡萄紫、秋梨黄的。二丫刚过三圈圈本命年，正是最有滋有味的时候，却偏偏要扎个黑绒的、灰白点的，素。没办法，谁叫她男人大炮惹下了祸端。大炮押着一车皮西瓜送到青海，因为运费跟青海人翻了脸，不知怎么就拿切西瓜刀失手把那个青海人给砍了，判了个死缓。已经三年了。二丫就算是半个寡妇人家了，还托着半个门框高的儿子。心里放了一个黑秤砣，红的、绿的头花是怎么也扎不到头发上的。小丫说起来比两个姐姐小，实际上也不能算小：小三十的人了，还没个婆家。只要还没有上花轿，大小还是个姑娘家。所以小丫的发

带呢，鲜鲜嫩嫩、水水灵灵的，不是桃红，就是柳绿，姊妹三个站一起，小丫一看就是小丫，错不了。

姊妹三个，是沙泉镇上的一道景。那三条黑幽幽的马尾巴，是沙泉镇上的另一道景：简单、妖气。也有别的女人悄悄学过，可惜头发已经烫糟了，再也长不成瀑布样的马尾巴，也就算了。

如今登奎的心思，就放在小丫身上。事到如今，登奎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。是个烦心的事呢。

3

十几年前，登奎的美乐家具厂就在沙泉镇红火起来了。不光在沙泉镇红火起来，北至陶乐、乌海，南到吴忠、青铜峡，都有很大一片市场。生意做到一定程度，就跟滚雪球，只要正常运转着，由不住就越滚越大。登奎从一个穿着油腻腻工作服的小老板，到衣冠楚楚的厂长，再到开着黑色奥迪的“牛登奎总”，事业一年一个样，那个顺畅，那个兴旺！

“美乐”不光在电视上给灾区捐善款、给社区的孤寡老人送点温暖，还安排了五个残疾人、五个下岗人员在厂里端起饭碗。有钱了，登奎更知道怎么做事，区上、县里颁发的这个奖状，那个证书，挂了满满一面墙，红彤彤地那个好看。那都是面子活。内里，登奎还是得到阿左旗，在南寺认下个师傅。不管有多忙，每年的法会，登奎都要去师傅那里，化布施、磕头、上高香。不这么做，登奎心里就疙疙瘩瘩的，不踏实。

登奎心里面的不踏实是有来历的。

生过槐花，大丫就没下过床，不知是月子里招了风，还是使了凉水，原本好生生的一条腿竟患上了风湿，下不了床了。



还有点中邪的样子，有时清楚，有时犯糊涂，便便宜宜现成的一个妈，反倒连个吃屎的娃娃也照管不了。那时登奎的事业正在劲头上，光是送货的车，就有两三辆。登奎两个小舅子大栓跟小栓，大栓媳妇海兰跟小栓媳妇宝珍，都在美乐拿高工资。可以说，大丫娘家二分之一的人口，都指靠着登奎过光阴呢。

一看见大丫半死不活这个阵势，有一个人就坐不住了。这个人是个过来人，也就是登奎的寡丈母娘桂梅。从大丫姊妹三个身上，也能推断出来，当年这个丈母娘，也是个人尖子。柿饼般的脸面上是有了水纹样的褶子，可那些褶子是会传情达意的。一对大眼珠子虽然浑浊了，可依然泛着灰蓝色的光，让人想到母狼的眼睛。薄薄的嘴唇泛着乌紫，跟熟透了的桑椹子一样。嘴角外边，生着一颗黄豆大小的瘰子，显见得在嘴角里边，一定藏着半截三寸不烂之舌。

桂梅就差使老疙瘩小丫去伺候姐姐。小丫十二分的不满意。十七八岁的姑娘家，正是心比天高的时候，就是跟小姊妹们到城里打工，也比伺候一个病人强。姐夫是老板，有钱雇保姆，小丫可不想给姐姐当保姆。桂梅捋着小丫黑亮亮的马尾巴，使着眼色说，傻！又说，你是姐姐脊背上背大的，姐姐为了你们几个，连三天书都没念过。唉！

桂梅又说，要不是给大栓带壮壮，我就不求你。你自己掂量掂量，没人硬派给你。

桂梅的良苦用心，十八岁的小丫当然还不明白。桂梅是个过来人，她心里有自己的小九九。当初裤脚上沾满油漆的登奎一眼就看出上没多少文化的大丫，还不是凭了大丫那张脸蛋。说到底，女人家不过就是男人眼里的一道菜。眼看着登奎一枝花似的，越来越贵重、气派，大丫的身子骨却这么不争气，桂梅

心里着急。男人越长年纪，越有滋味，何况登奎这样有身家的抢手货。假若哪一天坏了良心，把大丫打进冷宫，离掉，这一家五六口人的连带损失就大了。这绝不是桂梅杞人忧天。如今的男人，不管差钱不差钱的，都喜好这一口，比赛似地来。想到这里，桂梅就不敢往后面想。看见在眼前绕来绕去的小丫，就有了主意。桂梅一贯是个有主意的人。

不知乌嘴桂梅给小丫的脑袋里灌了些什么汤药，反正，十八岁的小丫就哄下那伙小姊妹，到姐姐家去了。小丫是个灵通的女子，到了那个有钱人家里，自己会慢慢长悟性的。有些话，桂梅还不方便明明白白地说给小丫听。

自打小丫进了屋门，登奎就觉得，如今家里像是有两个大丫了。一个，躺在床上。另一个，里里外外走动。两个人都是那么好看，不过登奎看小丫时，眼光是特别一点的。这些年登奎东南西北到处走，也要过几次小姐。登奎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小丫是个规矩的姑娘，就是来照顾姐姐跟槐花的，没有别的。

尽管大丫背过小丫，可小丫从心里还是不喜欢姐姐。没念过几天书的人，真是说不上来的没意思。有时候还神神道道的，指东说西。反正，小丫跟大丫没有多少话说。要不是有个粉嘟嘟的槐花可以抱在怀里小猫小狗似的逗着玩，有那么多孟庭苇、张曼玉的歌碟陪着她，小丫觉得，在姐姐家里，她真呆不了多久。

大丫看小丫呢，就跟桂梅看小丫是一样的眼神，又怜爱、又纵容。真是水灵灵的一个姑娘家！真的，哪天登奎回来，该给他说说，场面上有合适的人，能给张罗张罗了。一晃就是一年，姑娘家的年龄，跑得比兔子都快。

就这么过了半年多，夏天到了。

这中间桂梅来过几回。从小丫的桃花脸上，桂梅看不出来



什么。想悄悄给小丫递上一句半句话，掂量掂量，又觉得老脸上烧呼呼的，不方便说。大丫还是大丫，喝了几麻袋中药，登奎又陪着在银川的一个老中医那里叫蜜蜂咬了三个月，腿脚利索多了。一家人在回头客吃涮羊肉时，登奎、大丫二丫小丫、大栓小栓，海兰宝珍都乐呵呵的，只有桂梅脸上讪讪的，暗暗的，像抹了一把炉灰。也不大看女婿汉的四方脸。桂梅心里寻思，也许，该叫小丫回来了。自己是个泥鳅，一辈子滑溜，未必别人就不是个泥鳅，就不那么滑溜。

大丫的腿利索多了，但落下这个毛病，就再也不能穿裙子了。不单如此，就连夏天，里边都要套上一层薄薄的秋衣秋裤。一天，大丫拉开衣柜，取出一件水红色V字领的连衣裙，叫小丫穿上。叫小丫站在衣镜跟前，自个儿看。小丫一看，脖子四周带绒花的珠片闪闪亮亮，映得脸上粉扑扑的，动了胭脂一样，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。大丫说，这是订婚时登奎专门从上海给她买的，差不多一千块呢。登奎最喜欢这件衣裳，可惜，自己没福气穿了。姊妹两个的骨头架子是一样的，水红裙子穿在小丫身上，不松不紧，刚刚好。小丫在姐姐家呆了半年多，不缺吃不缺喝不缺零花钱，可心里总是觉得委屈。就这一条裙子，把她心里的委屈全赶跑了。一件好衣裳，就是女人的半个魂儿！正好邻居杜晓琴约大丫打麻将，顺便夸了小丫几句，两个人就打着花伞去了“美好时光”茶楼。那个茶楼远是远，可档次高，环境好，有钱人的太太都在那里打。也真奇怪，大丫平时是有些糊涂，可只要一上麻将桌子，就清醒得很。打十场大丫能赢九场，回回都是她请杜晓琴和二丫、小丫吃麻辣火锅，吃涮羊肉。

槐花闹了一阵，就睡着了。小丫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还是看不够。登奎进来时，小丫一点儿没发觉。小丫发觉的时候，

登奎已经把她圈在胳膊弯里了。登奎发现那绕在马尾巴上的，万红丛中一点绿的发带，醒悟到他圈错了人时，已经放不开手了。小丫想喊，可是嗓子像是堵得严严的。登奎是干力气活出身，劲比牛劲大，身子比牛拽实。镜子一边就是那张铺着印满大朵玫瑰花的床。登奎掀起水红色的裙子，蒙住了小丫的脸。

4

就这么着，小丫已经不明不白的，跟了登奎整整十年。

现在谁也不好给小丫的身份下个定义。根本算不上是登奎的二房。连旧社会的姨娘也算不上。姨娘还能光明正大的给老爷生个一儿半女，续炷香火，小丫却不能。不过她还真是槐花的姨娘娘，是货真价实的一个姨娘娘。

在沙泉镇，一年两年没人知道这事情，三年五年总会有人知道的。如今人的眼睛都毒得很，在酒桌前坐上一会，看上两眼，就能猜出来哪个女人是正房，哪个女人是临时领着要的，哪个女人又是小三。大丫跟小丫，一个是东宫娘娘，一个是西宫娘娘，这事发生在登奎这个优秀企业家身上，说起来是不大好听，不过也不能算奇怪。都这年月了。但凡有钱有势的，除了老婆，谁身子底下没一个半个的补品。再说，这东西两宫，再加上二丫，姊妹三个常常一起洗个澡、吃个饭、逛个街的，人家自己是和美美的一幅画，旁人说什么也是白搭。不单如此，舆论对登奎，还是褒扬多。沙泉桥头一品鲜酒馆的高老三，那才球的几个钱，说着话就把老婆离了，娶了个二房。才不到两年，那个花枝枝暗地里又高攀了另一个主，反把高老三给一脚蹬开了。一街面的人都扒开裤裆笑话那个肿头货呢。在沙泉火车站做百货批发



的吴大头，也赶时髦，悄悄在外面搞了一个，风声传出来，家里面那个黄脸的横竖不答应，碰头撒死，沿街叫骂。不单如此，黄脸的这一个还花钱雇了几个打手，把外面那一个的鼻梁骨都打折了，打了个满脸桃花开。最后硬是整得吴大头跪在地上给家里那个当三孙子，叫大姑奶奶，磕头告揖，后院方才算渐渐安静下来。在沙泉镇，别的男人羡慕不羡慕登奎，起码这两个体面人是暗暗羡慕登奎的。不愧拿了那么多奖状、证书什么的，做起事来就是优秀。风流也耍了，还把里里外外摆得平平的，这才是高手中的高手。

只有登奎自己明白，并不是自己道行深，实在是那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寡丈母娘厉害。他跟小丫搅到一块，说起来是偶然，其实就是桂梅那条老狐狸事先下好的套。登奎不愣着，可还是不小心钻了进去。为了打好自己的小算盘，登奎猜，假如桂梅还能出场，连她自己都会催马扬鞭，披挂上阵来过几招呢。回想起来，他跟小丫没那一腿时，老狐狸的脸色总是抹了炉灰一样，见了槐花，也没个笑容。自打小丫跑回去哭天抹泪给桂梅告了一状，嘿，她非但不找登奎算账，还装糊涂当不知道，再见到这个七尺高的大姑爷，那张老脸反倒渐渐慈祥起来，像那么回事了。修炼多少年，才能修炼出这么一个狐狸精呀！

桂梅期待的那件事，想着本来没什么希望了，却究竟还是发生了，不出所料呀！男人都是一路货，放在嘴边的肥肉不吃，那准是个瓜蛋。

桂梅捋着小丫黑幽幽的马尾巴，说，傻！不哭。

又说，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，就随命。

还指点迷津说，登奎屁股后面，可是还跟着几个呢，要多几个心眼子才是……不知桂梅怎么细细地给老疙瘩女灌了一脑

袋汤药，反正，小丫又悄悄回来了，脸上有明显的怨气，也有藏起来的喜气。

桂梅说得一点不错。先前，小丫没有动这方面的心思时，也不觉得登奎有什么。可一经那么手忙脚乱、惊惶失措地睡了一觉，身子跟身子堆放在了一起，才开始认真打量、相度这个一天一遇面的男人。要个头有个头，要相貌有相貌，屁股底下有车，银行里有钱，扪心问问，小丫还想找个什么样的呢？就是这个硬梆梆的男人，把小丫变成了女人。从前小丫也朦朦胧胧地想象过这些事情，可压根没想到身子上面这个人，会是姐姐的男人。这就像李连杰跟成龙主演的功夫片，紧张、刺激，是好戏在后头的感觉。可能在骨子里面，小丫是随了桂梅的。心呢，终究是嫩，不指事的。小丫回想起来登奎又喜欢又惊惶的一张粗糙俊脸，心里竟然是涩涩的，痒痒的。一开始时是疼的，到后来就不是了。第一次是个黑漆漆的深深的洞，小丫掉进去，就上不来了。

登奎跟小丫这么一偷，两个人都觉得，他们谁也放不下谁了。

一切果然像桂梅预料的那样。小丫是个灵通女子，一开始，还扭扭捏捏、羞羞臊臊的，慢慢地，就懂得怎么做弄风情，怎么跟登奎过招，根本不用人教导，就上了坡道儿。小丫知道登奎是喜欢自己的，对姐姐也还有几分情意。一开始，小丫就想这么跟登奎要下去，有姐姐这道屏障，名声是可以保得住的。大不了，换个马槽，嫁个人家也就算了。刚开始，四周围确实有人家来给小丫说媒。一经有了登奎这个光辉灿烂的参照物，纵是多好的小伙子，在小丫看来，都显着囊中羞涩的酸气。坐在沙发上，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摆放。脸上呢，一会儿红，一会儿绿，简直就是戏台上的丑角儿。男人家的气派和魅力，



都是拿事业、拿银子铺垫起来的，毛头小伙子的腰包里哪里有这些底垫，人实实在地坐在那里，心却虚虚地浮在半空中，六神痴癫，七神无主。跟登奎比，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，怎么比得上？来过多少毛头小伙，小丫眼皮子都不抬，一个也看不上，心里面全是登奎一个人的脸。

乌嘴桂梅跟媒人说，老疙瘩女，舍不得给人了。

又解释说，姑娘还小呢，不着急。轮也轮不到登奎张口说话。

一年两年，沙泉镇上人人都知道登奎这个小姨子心气儿高，没有楼房，没有轿车是谈不妥的。三年五年，一街面的人渐渐能看出来这一家人的门道。这么水灵，这般年纪的一个小姨子放在这个有钱人家，断不会是真来做保姆呢。沙泉镇上，就是这样的说话口气，比方说提起山东阳谷，大多数人只知道西门庆曾在那里嫖过风，却不大记得武松曾经在那里打过虎。色情的事情，能让沙泉镇上的人更具有丰富的想象力，何况，他们的推算也没有差错。登奎艳福不浅！

有了这个推论，渐渐就没有人上门给小丫提亲了。就有来提亲的，绕来绕去一打问，就泄了气。娶婆姨不比旁的，就是娶德行。一门人风气正不正，枕头边上的婆姨可是个关键。再说，一家人花上半辈子辛苦钱，娶进来个过手货，又图个什么？如今这满世界最不缺的就是母的，拌人脚跟子多，好下家有的是，不见得谁家的漂亮小姨子都跟小丫一个心性，喜欢偷吃现成的，不见得。

转眼间，槐花就上幼儿园了。一绕，又念小学了。

在这期间，小丫是没有理由闲闲呆在姐姐家里的。这期间正好厂里办公室有个空缺，小丫就闹着要去上班，说再不动动脑子，摸摸电脑，这书就算白念了。小丫就是以登奎掌门人的

身份来上班的，指挥这个，指挥那个，一点儿不生分拘谨。嫂子海兰，弟媳妇宝珍，都撇着嘴，看她摆着黑黑的马尾巴粉墨登场。登奎又跟生意场上的人开发了一处沙漠度假中心，人一忙，脾气也大了。忙来忙去，登奎自己都记不得，究竟从什么时候起，小丫就变成“美乐”的大管家了。小到厨子炒菜多放了一勺油，大到出入账目，都由小丫评判定夺。就连登奎想拿个万儿八千消遣消遣，都要经过小丫点头才行。一经探明登奎的家底子，登奎就是给小丫订好机票，放上十天半月的旅游假，小丫都不肯去耍了，一心一意坐在高背老板椅上埋头给登奎操心事业。小丫确实是个灵通的女子，比大丫强多了，桂梅一点没有看走眼。小丫也实在能干，派工、收款、搞福利、请会计、打广告，样样件件事情都想在登奎前面，是登奎的好帮手。这么多年了，登奎不光在床上，在厂子里，也离不开小丫了。多好的一个小秘书呀！

5

全沙泉的人都知道登奎跟小丫的风流事，大丫就算再糊涂，也不可能糊涂到这个份儿上。这样的事，跟谁也不好说，心里堵上一块石头，大丫又闹病了。大丫是小心小肺的一个人，又没能耐，嫁给谁保不住都是一个受气筒。要是个有能耐的人，“美乐”的家也轮不上小丫来当。大丫又是个洋乎乎慢性子人，天塌下来也不着慌，从来也不知道多个心眼儿，朝前看看，朝后想想。自己养的人自己心里有数，大丫心里的绳扣儿，还得桂梅来解。大丫眼前的那层窗户纸呢，还得桂梅来捅开，轮也轮不到登奎张口。有这么一个大师级的丈母娘左右点化，登奎



的那方后院，啥时间都起不了火，啥时间都是风平浪静的。

桂梅捋着大丫黑油油的马尾巴，说，傻！不哭。

又说，肉烂了全在锅里，你跟小丫是谁跟谁呢，你俩从小就分吃一块香油饼子，啃一块大肉骨头呢。

还说，要不是小丫机灵，就凭你这病母鸡的样子，三年两年，若是登奎再领上一个小妖精，你还有什么出路。说到底，你跟登奎还红红火火拜了天地，有个名分。小丫呢？就在沙泉镇占了一个坏名声，如果不是心肠大，能抗起来，早跳了沙渠，没脸见人了。眼见三十的人了，家没个家，娃娃没个娃娃的，唉！……

桂梅最后那一声唉，是真在为小丫叹息呢。她的小算盘打得心想事成，事事如意，就是在这一点上给疏忽了。兔子也有打盹的时候，泥鳅再滑，最后还是被端到盘子里边，做了一道下酒菜。

不知那个得道成仙的狐狸精都给大丫灌了些什么汤药，反正，大丫躺了十天半月，洗洗脸，画画眼睛眉毛，又出去打麻将了。还是跟那个胖胖的杜晓琴，还是在美好时光茶楼。看到大丫这阵势，登奎的心，就款款放回到肚子里了。多亏有了这么个人，还不是个外人，能说会劝，帮他把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把大的小的都调教得跟顺眼猫一样。要不然，就像政协的那个什么黄委员一样，因为生活问题弄得老婆跳了楼，闹出来人命，到底是怕人！现在这个和谐大好的局面，真亏了桂梅的循循善诱，大力帮助！

登奎从区上的企业发展培训班回到沙泉镇时，专门绕到西夏珠宝城，给外母娘买了一对金手镯，以表谢意。桂梅掂在手里，套在腕子上，眼睛都笑没了。透过橱柜上面的雕花隔扇，桂梅

分明看出来大姑爷藏在眼神里面的一丝不屑。管他呢！哪个当娘的不是为自己的儿女打算。退一步说，假若大丫那些年真的起不来床，假若小丫也没有及时添补进去，谁知道现在这一大家子人是个啥情形。在沙泉镇，怀里揣着大学毕业证等饭碗的人像秋天的落叶，有厚厚一层，自己的儿儿女女虽然没有多深的墨水，可一个个都吃香喝辣，穿金戴银，还不是自己眼光长，算计得早！姑爷这么大的一份家业，说什么也得攥一些在自己人手里。“富买妾，贵易妻”，桂梅是个过来人，肚子里面不缺咸盐。就算包青天铡了陈世美，托儿带女的秦香莲也好过不到哪里去。有些事情得来回思量，方才算上策。金镯子戴在手腕子上才是真真切切的，好日子吃在脸上，穿在身上才是第一要紧的。登奎的不屑，还得从雕花隔扇那边忽明忽暗地飘过来，捡了芝麻丢了瓜，得便宜卖乖的人，桂梅早见识过了。

现在桂梅的心思，全放在二丫身上。也想给这没福气的女子把把脉，叫她再走一家，可这二丫却是一根筋。自那年大炮闹出个乱子，她一直给那人看守门户，一心一意操持着原先的水果店，断了凡心的样子。啧啧！桂梅就不信二丫不食人间烟火，还不是没遇上可心可意的。对二丫这种人，急不成，得慢慢来，酵子一点一点掺进来，不信她一盆死面发不成起面来，桂梅可一贯是个有主意的人。

6

槐花在沙泉镇才念到三年级，登奎就把她送到县城开发区的私立小学了。每个星期天下午有校车接到城里，星期五下午再送回来。明着说是给槐花一个好的学习环境，暗地里还是为